

红色警戒

最危险的职业
◎
最忠诚的勇士

西部天河市两起恶性爆炸事件同时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案情迅速上报公安部，反恐精英雷霆出击。

长篇小说

李惠泉◎著



新华出版社

红色警戒

最危险的职业 ● 最忠诚的勇士

李惠泉◎著

长篇小说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警戒/李惠泉 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11-8323-4

I. 红…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145 号

红色警戒

责任编辑:白云覃

总策划:廖 怒

装帧设计:尚 农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323-4

定 价: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12)89580585



李惠泉 江西省南昌县滁槎镇李家村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绝对机密》、《绝对内幕》、《高度机密》、《猎狐》、《猎鹰》、《退路》、《红色警戒》。其小说《生死游戏》获中国故事会奖，《黑白布局》获中国第三届侦探小说最佳情节奖。长篇小说被广州日报和南京日报等多家报刊连载。

电子邮箱 :liyan19831013@sina.com



今年天津市冬天格外寒冷，春节前一天，气温达到了零下 17 摄氏度。凛冽的北风虽然不大，却像锥子般往人们身体里钻，裹着皮衣的身子也像没穿衣服一样，空洞洞的。市郊不远周树根一家却热闹非凡，天刚蒙蒙亮，周树根就起了床，张罗着和儿子周天望把家里两只肥羊杀了，收拾好羊肉，就催着周天望赶路，说尽早把肉卖了，剩两只羊腿送给居住城里的大伯。

周天望烦父亲的唠叨，说我知道了，上镇里卖肉我也不是第一次。周树根瞪了儿子一眼，说大伯在城里给你相了一个对象，你不要晚了，约了人家见面，晚了不好。周天望没理父亲的话，把羊肉装好，就挑着来到长途汽车站，等着汽车到来。

9 点多钟，汽车才到，周天望挤上车，发现一个座位也没有，正在他发愁的时候，一个姑娘朝他招了招手，他不好意思地坐到了她身边，心里就感到有一股甜甜的味道。汽车走了半个多小时，姑娘问，你是到镇上卖肉的吧？周天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姑娘又说，我是到镇上我姑姑家去，下午我要去城里找我表哥，我是第一次去城里，不知道好玩不好玩？

“你叫什么名字？”周天望怯生生问。

姑娘大大方方说：“我叫梅。”

“……啊！”周天望惊诧地看了她一眼，见她晶莹的眸子调皮地闪动着，不解地问：“你怎么一个人敢跑到城里去？”

梅咯咯地笑了，我才不怕呢。你呢，叫什么名字，看你样子，还没有娶媳妇吧？到了镇上，我让姑姑给你介绍一个，她认识的人可多呢。……什么样的人都能认识。真的，我不骗你，肯定给你介绍一个漂



亮又能干的姑娘。

梅的话，让周天望没有了拘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他憨厚地笑了笑，没有说话。梅像一只小山雀，唧唧喳喳地说个没完，一直说到汽车到站为止。她像个小妹妹，帮着周天望把羊肉抬到了集市，又帮着他高喊着叫卖。看着她热情的样子，周天望干起活来格外卖劲，脸上始终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忙碌了一阵子，梅看着快到中午了，说我要去姑姑家，你在这里等着我，我们一块去城里。周天望愉快地答应了。

下午，周天望卖完羊肉，就坐在集市摊子上抽烟，等到夕阳西下，还没有看见梅回来。他想走，又怕她找不到自己犯急，想等，又担心父亲在家里着急，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今天要不回家，恐怕……还有送给大伯的羊腿。周天望急得在那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晚上7点多钟，梅终于出现了。她笑着说：“对不起，我姑姑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不同意，她们就不让我走，我是跑出来的，快走吧，我们还能赶上到城里的班车。”见到了梅，周天望的不愉快早已云消雾散了，俩人收拾好东西，赶上了到城里的班车。下了长途汽车，等他们坐上城里的52路汽车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由于明天是春节，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手里都提着准备过节的东西，每个人脸上都笑容可掬。青年男女，都憧憬着与恋人们相聚，享受那美好的时光；老人们购物很疲惫，但看得出，他们很幸福，明天就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一年就这么一天，一年的奔波就为了这个企盼。中年的男女，虽然脸上没有笑容，但脚步匆匆，巴不得马上到家，聆听着孩子的呼喊，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安详。

梅有些累了，靠在周天望的肩头有些迷迷糊糊。那青春女孩子特有的气息拂在他的面颊，使他感到是那样的舒适。有几根发丝扎在他的脖子处，痒痒的，酥酥的，有种异样的感受。梅像跟在哥哥身边一样，没有少女的尴尬，抓了几次，终于抓到了他的手，就那样攥得死死的。

9点半，汽车到了终点。



也就在开门的那一刹那，一声巨响划破了天津市夜色的寂静。汽车从中间处发生爆炸，把十几米长的公共汽车炸成两节，火光和烟雾顿时弥漫在漆黑的夜空，哭喊声，哀号声，警车的鸣笛声顿时乱成一团。几乎是同时，市里 30 路公共汽车也发生了类似的爆炸，一东一西，把天津市一瞬间从天堂送到了地狱。

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是在平安中度过，享受着和平带来的美好时光。偶尔有坏人破坏，也只是很小的范围，破坏的程度也有限，像这样的爆炸，老百姓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先进的预警机制，加上又临近春节，购物、会议、总结……没完没了的事务性工作把一些领导忙得晕头转向，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些人顿时傻了，不知如何是好。

弓长甫赶到现场是半个小时以后。

作为刑警队长的他，正在城北逮捕一名杀人犯，当他听到那声震天动地的声音后，还以为是谁放的冲天炮。临近春节，放鞭炮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这鞭炮也越做越响，有的跟炸弹没有什么两样。他迟疑了一下，跟着他的刑警沙少亮和白桃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几分钟，市局指挥中心的电话就来了，他一听就跳了起来。怒吼：“什么，你说什么，52 路和 30 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发生爆炸，死了好多人？”

“是的，死了多少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刚接到派出所报告，炸弹把整个汽车炸得不成样子，而且两处地方都是同一时间起爆，肯定是人为的。我向邱局长作了汇报，他已经去了 30 路终点站，你们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去 52 路终点站。”电话是市局办公室主任杜建国打来的。

弓长甫一边接电话，人就钻进了汽车，沙少亮和白桃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没等弓长甫下达命令，汽车就蹿上了公路。

“去 52 路汽车终点站。”弓长甫怒吼。

长得眉目清秀，年轻漂亮的白桃，今年刚 25 岁，从警校毕业分配到公安局刚两年，什么大的案子也没有碰到过，一看弓长甫紧张的脸色，就高兴地说：“这下我可碰到一个大案了，太好了，队长，交



给我吧，我一定把犯罪分子抓到。”

“快开，快开。”弓长甫看都没看白桃的脸色，催着沙少亮。

今年已经 40 岁的沙少亮，比弓长甫大整整 10 岁，是刑警队老人，平时弓长甫对他十分尊敬，从来也没有大声训斥过他。他一看弓长甫愤怒的脸色，就知道问题严重了，把汽车开得飞快，像一只脱了缰绳的烈马，接连闯过几个红灯，鸣着警笛冲向出事地点。

52 路终点站一片狼藉。

急救车还没有到，附近的群众拿着应急的东西，包扎着受伤者的伤口，炸断的胳膊、手臂和炸飞的衣物、年货、玻璃碎片随处可见。汽车冒着黑烟，已经不成样子，四周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52 路派出所所长苏木尔正指挥着人保护现场，劝说群众离开。当他看见从汽车上下来的弓长甫等人，马上疾跑上前，哭丧着脸说：“弓队长，我大概检查了一下，死了 10 多个人，受伤者有 39 个，看样子不像定时炸弹，我已经通知市局技术处来人，你看……”

弓长甫没等他说完，就急匆匆地说：“苏所长，目前，你的主要工作就是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老沙，你和白桃组织人员进行抢救，要快。”说完一挥手，俩人就和派出所人员一起劝说群众离开。

片刻，急救车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一个个伤员抬上汽车。从晚上 10 点钟左右，一直忙到晚上 12 点，才完成伤员的抢救工作。两处爆炸地点共计，死 15 人，伤 30 多人，其中重伤有 8 人，这样重大的刑事犯罪，在全国都是罕见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天津市公安局局长邱少伟连夜向省有关领导和公安部作了汇报，并召开会议，研究案情。

今年五十有五的邱少伟，粗糙的脸上，一对眼睛炯炯有神，白多黑少的头发铁丝般直立着，一米七五的个子显得格格外健壮有力。他是刑警出身，在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他双眼红红的，显然是熬夜所致。他在会议室椅子上一坐下，主管刑事侦察的副局长杨德忠就悄悄告诉他，公安部刑侦局和省政法委来过电话，再次催问事情经过。政法委还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严令务必破案，一定要把凶手缉拿归案。邱少伟点点头，问坐在边上的办公室主任杜建国，人员到齐了



没有？杜建国汇报说，局里处长全部到了，全市 50 多个派出所所长到了 48 个，两个离市里远一点的正往这里赶，估计还有十几分钟也到了。

“不等了，开会。”

邱少伟沉重的声音在会议室回响。“同志们，连夜把大家召集来，我想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两起爆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 15 个人，明天就是大年三十，犯罪分子选择这个时候实施爆炸，就是为了搅乱人心。从现在开始，所有干警必须到岗到位，各派出所对所管辖的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排查，对所有的疑点都要核查落实，发现情况，向局办公室报告。今天是 2 月 10 日，就定为‘210’大案，由刑警队长弓长甫牵头负责，具体人员等会儿再定。局里由我和杨副局长亲自抓。同志们，今年的春节我们是过不了，请代我向你们的家属表示歉意，并向她们讲明情况，我相信，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他声音沉重。

局长秘书楚红走进来，悄悄地在邱少伟耳边说了两句。他马上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以后马上传达布置，一分钟也不要耽误。弓长甫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老杨，你也留下，我接完电话就过来。”说完邱少伟就离开了会议室。

电话是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秋打来的。他传达了上级领导同志的指示，要求尽快破案。有什么困难，省里部里都将大力支持。邱少伟突然间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千斤。干这行 30 多年，他第一次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二

回到会议室，邱少伟看着弓长甫问：“说说看，你准备从哪一块下手？你有什么条件？需要局里做些什么？人员，装备，资金，只要



我能办得到的，全部满足你，但我要时间，时间，你知道吗？”

杨德忠比邱少伟小几岁。他不是刑警出身，也是局里的老人了，一听邱少伟的话，马上接着说：“弓队长，爆炸刚发生了几个小时，我和邱局长的电话就打爆了，明天又是大年三十，再要什么地方来一下子，这天津市就不得安宁了啊！物资上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调最好的装备给你，人员也由你选，需要大范围活动的，由局里布置。设卡，排队，普查，联防，与兄弟省厅的联系，都由局里负责，一有情况，马上向你通报。”

“局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只是这时间……”谁都知道这时间是最没有把握的。弓长甫做刑警多年，更明白还没有调查之前，就确定破案的时间，是办案的大忌。

“1个月，不少吧。”邱少伟说。

弓长甫为难地挤出一点笑容。

“就2个月吧。弓长甫，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我们在3个月内还没有个结果，我和邱局长都将引咎辞职。我没有做过刑警，但我知道这件事有些棘手，不是那么好查的，你放心，邱局长是老刑警了，他会帮助你的。老邱，你的意思呢。”杨德忠转过脸，征求他的意见。

邱少伟长叹一口气，望着为难的弓长甫说：“你不要皱眉头，3个月如果没有结果，我看你这个队长也得回家抱孩子了。噢，你没有结婚，当然抱不了孩子，就像足球场上那样，观众不喊你下课，你也坐不住啊！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明天我们再具体研究，不早了，休息一会吧，把身体弄垮了，什么事也办不成。”

“那我走了，局长。”弓长甫站了起来。

邱少伟抬了抬头，再次叮嘱。“不要太急，该休息的时候也要休息，不懂得休息的人就不懂得如何工作。唉！前两天我还为你个人的事发愁呢，想不到这下好了，你光棍一个，可以一心一意地办案了。”他的话，说得杨德忠和弓长甫都笑了。

弓长甫一走，邱少伟和杨德忠也从会议室走了出来。杨德忠一看表，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他对邱少伟说，我到城北那几个派出所



转转，那里是通向外省市的唯一通道，我琢磨着，如果他们要从天津市往外走，必然要通过那里的关卡。邱少伟劝道，你休息一会吧，快天亮了。杨德忠叹着气，我睡不着啊！邱少伟没有再劝，说我等下要到医院里去一下，看看伤员情况如何。杨德忠一走，邱少伟走进了办公室。楚红悄然地走了进来，把一碗泡好的方便面放在他桌子上，他看了她一眼，朝她笑了笑。“楚红，谢谢你，你休息吧，我一个人去医院，你就不要陪着我了，一晚上也没有休息。”

“局长，你也不一样吗。”楚红说。

邱少伟耸了耸肩，调侃说：“我年龄大了，觉少，你不同，20多岁，正是睡觉的时候。听话，去吧。”说完大口大口吃着方便面。吃完饭，邱少伟开着车往医院方向疾驰，宽阔的新华大街空荡荡的，这条天津市主要大街，两边都是市政府各局办的所在地，东头是金顶寺，西头是汉滨公园，距金顶寺2公里处往北拐，就是天津市最大的人民医院，这次爆炸受伤的人员都送到了这里救治。

邱少伟来到医院，走出汽车，就看见两辆黑色的奥迪停在门口，他一看，心就紧了一下，他认识这两辆汽车的号码，是天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专车。站在门口的警卫一看邱少伟，连忙说，他们刚上去，政法委书记也来了，书记说，你肯定很累，就不告诉你了，怕影响你休息。邱少伟绷着脸，加快了脚步，走进了病房。

书记跟邱少伟差不多的年龄，是从外省市调过来的，他一看见邱少伟走进来，朝他招了招手，市长脸色铁青，看着满屋的伤员，一言不发。政法委书记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咬紧了牙。书记严令跟在后面的院长，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他来到一个断了手的小姑娘床边，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躺在病床上的姑娘就是梅，她万幸地捡了一条命。一听书记问自己，又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胳膊，坚强的姑娘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被炸断了一条腿的周天望到没有一滴眼泪，咬着牙说：“我出去了非扒了他们的皮不可。他告诉书记，她叫梅，是跟我一块去她表哥家的，不知道怎么就碰上了这样倒霉的事。唉！怎么……怎么跟他家里讲呢？我父亲要看见我这个样子，还不气死。”他叹着气。



“坚强些，小伙子。”书记安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凶手缉拿归案，他们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说完又转过身，安慰梅，“好姑娘，叔叔不想说什么好话，我希望你好好活着，政府绝不会不管，我们不但要抓住凶手，还会安排好你们以后的生活。”梅咬着牙点了点头。

一行人看完伤员，从医院走了出来。

零下17摄氏度的严寒，在夜色里更显得凉气逼人。北风卷起路边的沙石抽打着灰色的建筑和没有绿色的树木，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惨。书记没有上车，而是走到了邱少伟身边，以沉重的口吻说：“邱局长，我晓得对于你这样的老公安，我什么也不用说，你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这不是一般的破坏活动，这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省里工作组明天就到，从北京来的有关领导就在这几天也要到天河来，我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境。刚才看见那个叫梅的姑娘，花样的年龄，就……就少了一只胳膊，我很难过。这伙造孽的王八蛋，他们毁了多少人家庭的幸福啊！”

书记强忍着从眼眶中溢出的泪水，拍了拍邱少伟的肩，“好好工作，好好保重自己，我相信你会给市委一个满意的答案，给天津市人民一个满意的答案。”说完握了握他的手，坐上汽车走了。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炳宽看着书记、市长和有关领导的汽车远去，这才走到邱少伟身边，掏出一支烟，递了过去。

“少伟，你干刑警干了快一辈子，你觉得这次是什么人所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觉得不像个人泄私愤，这两处同时爆炸，肯定不是一个人所为，你……”比邱少伟大两岁的陈炳宽，在邱少伟面前，就像一个兄长。这个从非政法部门调到这个位置的老人，虽然对破案不懂，却会处事为官，知道如何跟邱少伟这样的老公安打交道，什么事都用商量的口吻。

“陈书记，这要等调查完才能下结论。不过……我担心这件事跟国外恐怖组织有关。那样的话，这个案子恐怕……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不管是谁，都要将他们绳之以法。”邱少伟被书记的情绪所感动，咬着牙说。



“好，好，好。”陈炳宽握了握他的手，“有什么事要我出面，你就跟贾秘书说，他会安排的。有什么新的进展，也希望你能及时告诉我。少伟老弟，这个案子要破不了，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也要回家抱孙子喽。”说完往自己的汽车走去。

陈炳宽的秘书贾似真走到邱少伟面前，恭敬地说：“邱局长，你放心，我已经跟市国家安全局说了，让他们及时掌握有关信息，我会及时向你通报的，特别是国外的信息，他们比你们渠道多。我就不相信，抓不到他们。”

“那就谢谢了。”邱少伟对这个40来岁，离过婚的男人干练的作风表示感谢。“贾秘书，我们就是缺信息这只耳朵，我倒是给他们打过电话，如果政法委能从中协调，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握着贾似真的手，再三表示感谢。

看着远去的汽车，站在凛冽的风中，邱少伟没有感到寒冷，倒感到有一种愤怒。血淋淋的事实使这个老刑警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愤。不抓到这伙罪犯，我不是白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么。他钻进汽车，飞一样地来到了刑警队。已经是凌晨5点了，天也快亮了。刑警队却灯火通明，进进出出的人比白天还多，许多人一看见局长绷紧的脸，都有些害怕，乖巧地一点头，就躲到一边去了。

邱少伟推开了弓长甫办公室的门。

弓长甫正站在天河市地图前，看着什么。他背对着门口，一听门响，就发着牢骚，“白桃，你能不能安静会，进进出出的，我说了我不困，你去睡觉好了，我用不着你管，你们女孩子呀！就是啰唆。”

“我看你不懂事。”邱少伟严肃地说，“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你以为今天晚上就能把犯罪分子抓到吗，什么也不用说，快睡觉去吧。明天省里工作组就到，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

弓长甫一听是邱少伟的声音，赶忙转过身。

“局长，你还没休息呀！我没事的，我年轻，你看，局长，我觉得他们得手后会往外省跑。”他指着地图说，“天河离四川只有200多公里，一过四川，就可以从那里去云南，还有可能跑到国外去，那样的话，我们就困难了啊！”



“弓长甫。”邱少伟坐了下来，“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就是，这起爆炸是极少数人干的，还是哪个组织干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没有新的计划？只有把这些搞清了，我们才好下手。当然，我们首先要抓到犯罪嫌疑人，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才能了解到对方的目的。”

白桃推门进来，一看邱少伟，吐了吐舌头刚要走，被他喊住了。他交代说：“白桃，你进来。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看住你们队长，让他睡觉，今晚什么也不讨论。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你小睡一会儿吧，明天我再来找你。”说完瞪了白桃一眼。

“保证完成任务。”白桃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礼，朝弓长甫做了个鬼脸，嘟囔说，“这个怪不得我，是局长的命令。”邱少伟看着白桃的样子，没有笑，关上门走了。

弓长甫无奈，只好来到双人沙发上，躺了下来。白桃拿来一件大衣，给他盖上。还没有几分钟，弓长甫就打起了呼噜，震得房间嗡嗡响，白桃摇了摇头，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她来到窗前，外面的风一声紧一声，她趴在桌子上，一会儿也睡着了。

三

省市工作组上午 10 点钟到达天河市的。

工作组由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秋带队，省公安厅厅长南昆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天河区这边，由陈炳宽出面接待，邱少伟、杨德忠、弓长甫参加了汇报。碰头会首先由 52 路派出所所长苏木尔汇报事情经过，弓长甫汇报案件的进展和下一步考虑，陈炳宽准备代表市委讲话，那知道会议刚刚开始，苏木尔话刚讲了一半，杜建国的电话就打到了邱少伟手机上。

“你说什么？发现了炸弹。”邱少伟炸雷般的声音把在座的人都震惊了，几乎停止了呼吸，瞪着眼睛看着他。

杜建国在电话里说，指挥中心刚刚接到电话，群众剧院录像厅在



清理座位时发现了一颗炸弹，什么样子还不清楚，我已经派技术处前
去处理，让沙少亮带着刑警队的人去了。

“好吧，有什么情况请及时与我联系。老杜，排查工作不要放松，
你们办公室派人分片检查，越快越好。”邱少伟挂了电话，马上把情
况向南昆说了一遍。

南昆神情严肃，马上斩钉截铁一挥手。“我建议，碰头会改在晚
上开，林书记，我马上和邱局长去看看，你看行吗？”他说。

“去吧，去吧。”林秋一挥手。“今天是大年三十，这伙捣乱分子
是不会让我们好好过年的。老陈呀！你把情况跟我说说吧。弓队长，
你们也忙去吧，我看就不要搞那些套路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问你
们。”林秋留下了陈炳宽了解爆炸情况。

几辆汽车赶到了群众剧院。

沙少亮正和技术处的人员在拆卸炸弹。他一看见这么多领导来
了，赶忙让白桃把他们带了过来，沙少亮告诉他们，炸弹是自制的土
炸弹，用闹钟作为定时装置，好在今天看录像的人不多，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沙少亮还汇报说：“在 52 路和 30 路爆炸现场也发现了同
样的炸药成分，这说明，是一伙人干的。”

“从制作炸药的原材料入手。”南昆听完汇报，断然说，“这闹钟
肯定是在天津市购买的，他们不可能在外面制好了炸弹再运送进来。
另外，制作这样的土炸弹需要炉算子，你们从这两方面入手。邱局
长，今天是大年三十，我怕他们……明天又是初一，这几天恐怕会不
得安宁啊！”

邱少伟刚要开口，手机响了。他朝南昆歉意一颌首，走到一旁接
听电话。电话又是杜建国来的，他说天山街 45 号一居民院里发现了
炸弹，我已经让派出所控制了现场。邱少伟的神经再次绷紧，他挂了
电话，向南昆说了两句，就带着弓长甫奔天山街来了。路上，弓长甫
给刑警队打了个电话，调了两个人过来。两辆汽车飞一样地奔到了出
事地点。一下车，负责这一片的派出所所长就告诉他们，是一场虚
惊，根本不是什么炸弹，就是一个破闹钟在纸盒子里滴滴答答地走
着，里面什么也没有。弓长甫接过那个闹钟，跟群众剧院那个闹钟不



是一样的。

“这伙王八蛋。”弓长甫骂道，“这肯定有人故意搞的破坏，制造紧张气氛，抓到了一定要严肃处理。”

派出所长汇报说：“现在群众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限，派出所一上午就接到了十几个报警电话，一会儿说，这里有个东西像炸弹，一会儿又说，居民楼前卖鸡蛋的人有些可疑，唉！你到大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在那里转悠，都早早回家躲起来了。商场里也冷冷清清的。”

邱少伟铁青着脸。

“弓长甫，我马上回市府去，商量一下这几天的工作，你也回局里，把队里的人都派去，对可疑线索进行重点排查，记住，不要放过任何哪怕细小的可疑点。”说完钻进汽车走了。

弓长甫对派出所长交代了几句，也开着车走了。刚回到局里，就被一群记者堵在门口，进都进不去。

“弓队长，案子有何进展？”

“弓队长，听说群众剧院又发现了炸弹？”

“弓队长，你是从天山街来的吗？那里也发现了炸弹吗？还有，市政府准备采取什么办法？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吗？……”

一声紧一声的询问把弓长甫逼到了大门一角。弓长甫知道不能犯急，赔着笑脸说：“对不起诸位，我无可奉告，有什么事，公安局办公室会对外发布消息。请让开，我公务在身，不能陪诸位了，对不起，请让一条路好吗，我实在太忙，一有新消息我保证告诉大家。”

一个黑发大眼睛的女人举着话筒，脸离弓长甫不到一尺的距离。她笑着说：“弓长甫队长，我是中江日报记者魏娜，你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好吗，发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我马上报告，我不会追问的，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不会随便说的，你说对吗？”

弓长甫一看这个女人，长得清秀漂亮，也就 20 多岁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名字。她普通话讲的十分好。他听说她是中江日报记者，中江日报不是 A 国的中文报纸吗，那她不是中国人？他朝她笑了笑，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警民联系卡，交到了她手里，问她是哪国人？魏娜笑着说：“我祖籍是天河人，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去了 A 国的阿斯塔



纳，我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弓长甫顾不得跟她聊天，朝她点了点头，就使劲往外挤。她也帮着喊道：“弓队长公务在身，大家让开一条道，他说了，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大家帮个忙，让一条道好吗？”大家看见一位漂亮的女人在喊，都礼貌地让开了一条路，弓长甫这才逃跑似的走进了公安局大门。

杜建国一看从人群中逃跑出来的弓长甫，笑了。

“怎么样，领教了记者的滋味了吧。他们就这样守在这里，总想获取什么最新消息。弓队长，指挥中心收到了可疑信息有几百条，就没有一条有用的，你那里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他问。

弓长甫无奈地摊开手，把去群众剧院和天山街的情况向他说了一遍，摇着头说：“现在有些人趁机捣乱，散布恐怖消息，制造恐怖气氛，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啊！明天就是大年初一，我们的工作一分钟也不能放松啊！”

杜建国点燃了一支烟，一副轻松的样子。“弓队长，我告诉你吧，重点地区、部位，包括居民区，我们都加强了警戒，他们绝不会再露面的，怕狐狸的尾巴被我们抓住。如果他们再要动什么手脚，这不正好落入我们的圈套了吗？只要顺着线索找下去，还怕找不到他们。”杜建国一副自信的样子。

弓长甫苦苦地咧了一下嘴，没有笑出来。

杜建国拍了拍他的肩，劝道：“你也不要太犯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什么了不起的。南厅长说从制作炸药的材料入手，我看是个办法，你说呢？”

“你说得倒轻松。杜主任，你知道全省有多少出售闹钟和炉算子的商店么？别的不说，我问过了二商局，我们天津市就有 700 多家，他还告诉我，全省有近 200 家制造炉算子的工厂，你说……这要一家一家核对，弄到什么时候才能查出头绪。”他叹着气，摇着头走了。

沙少亮和白桃也从群众剧院回来了，沙少亮向弓长甫汇报说，装置里面是六管硝氨炸药，雷管引爆，属最低等的爆炸装置，跟 52 路爆炸的当量没法比，估计他们是为了制造混乱，我觉得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可以在这个圈子里面进行排队摸底。如果是外国人